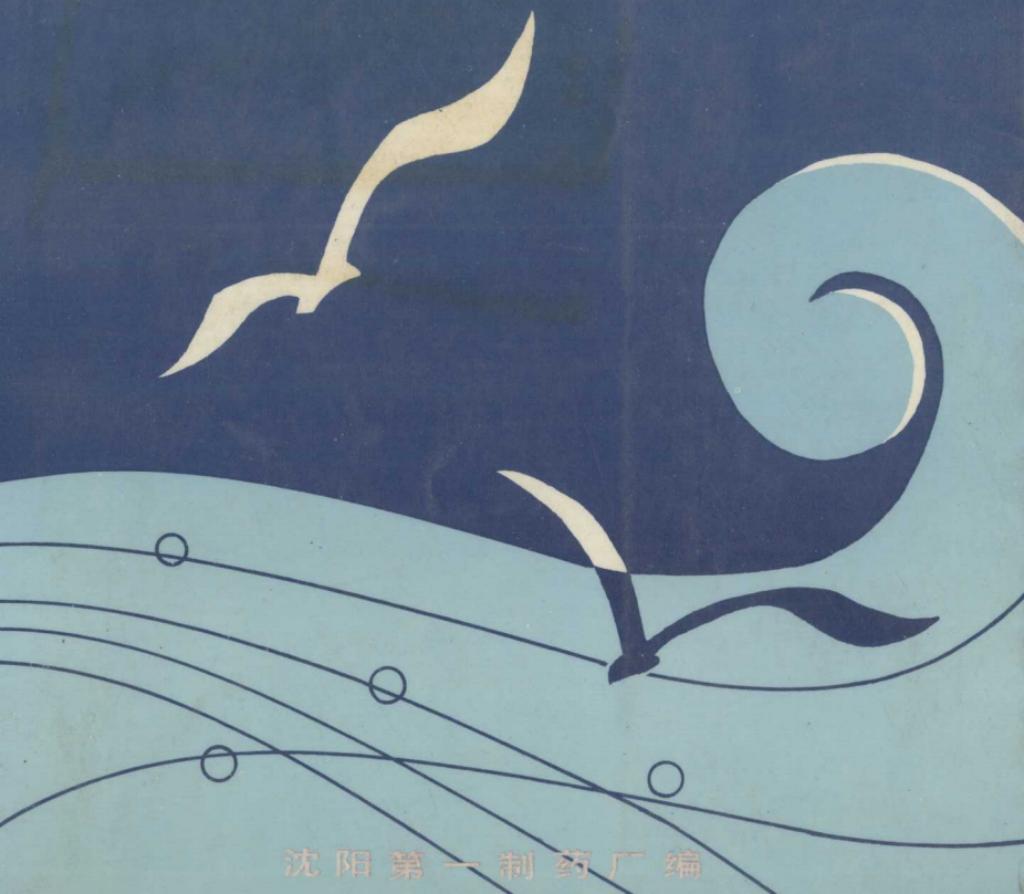


药海浪花



沈阳第一制药厂编

献给沈阳第一制药厂建厂四十周年！

1949·9 — 1989·9

目 录

- (23) 阳光灿烂 范庭恩 果菜蔬菜种植由
(22) 兰文王 刘敏春 韩立春 主
(21) 晶 智 张晓光 李书本 主
让“星工”闪烁出更耀眼的光芒 (代序)
(20) 琴声关 吴挺宝 (1)
接收“黎宁” 袁有庆 (4)
创建“光华” 卢盛春 (8)
“片剂”独立 潘立文 (12)
从学徒工到副部长
——访卫生部副部长胡熙明 张晓光 (16)
乔迁之喜 王连仲 (19)
艰苦办学三十载
——我厂职工教育发展侧记 王浩润 (23)
改革粉针分装工艺
(19) 实现工具化生产 郑 肖 张喜子 (27)
自力更生建库房 舒大宏 (30)
首届团委筹建纪实 金一萍 (33)
仓库盛开大庆花 舒大宏 (37)
岁月留下的记忆
(30) ——片剂车间滴丸机的研制 潘立文 (41)
涓涓细水汇巨流
——忆六十年代末铺设自来水管工程大会战 徐 波 (44)
输电暖流涌心窝
(31) ——高压计量变电所落成 王连仲 (48)

- 由葡萄和海棠果想到的 郭永明 (52)
生存之路在延伸 王文兰 (55)
八十年代新开端
- 记水针车间搬迁 孙晶 (59)
开拓设计领域里的处女地 于凤兰 (62)
我站在高高的片剂大楼上 关雪琴 (67)
又一个新品种车间诞生 阎晓君 (71)
在创优夺牌的日子里 张秀茹 (76)
隆重的盛会最高的奖赏 徐立源 (80)
开拓者的胆识 李维川 (84)
科研上的重大突破
- 记研制“六合氨基酸” 王惠生 郑毅 (87)
一枝红杏
- 记“六合氨基酸” 李冬菊 (91)
输液的生产
- 我厂第三个抗生素
- 麦迪霉素的诞生及成长 梁兰英 (94)
回忆移植“蛇毒”的日日夜夜 初福荣 (99)
不眠之夜
- 记“小牛胸腺肽”的试产 王淑艳 (102)
奇葩一簇开“一药” 罗卫民 (105)
涓涓泉水滋润着一药
- 记多效蒸馏水上马 冯秀坤 (108)
漂亮的歼灭战 贾亮 (111)
大库房的由来 董田 (113)

征服“洋机”	张震	(116)
微机走进变电所	相秉信	(120)
在成功的背后	隋瑞生	(124)
动物室新貌	林岩 陆占英	(127)
原料药进厂之后	潘立文	(130)
大年初一那天	傅慧媛	(134)
效益，岂止是金钱	汤晓东 任敬红	(138)
全票通过		
——记生产科十二次		
蝉联先进科室	郭永明	(141)
考场内外	张菊权 田国禾	(144)
新的一页	刘静华	(147)
南运河流向龙首山		
——沈一药与龙首山制药厂		
联合纪实	吕国贤	(151)
军民携手谱新篇	郑兰彬	(154)
浦河之滨荡起“一药”的浪花		
——沈阳第一制药厂辽中分厂		
诞生记	刘军	(156)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记技术引进工作片断		
姚世杰	(159)	
除夕之夜映丹心	王众良	(163)
清风奏鸣曲	黄善恩 李文慧	(166)
示范	韩铭盘	(170)
不凡的绿	张军	(174)
天网恢恢鼠难逃	贺淑兰	(178)

幼儿园气象新	高惠芝	(181)
春风化雨时	王春华	(184)
悠悠创业情	王连仲	(188)
他们浇灌了“大厦”的基础		
——访药厂第五任厂长王家驹	王春华	(194)
铸在“星工”上的忠诚		
——记在困难条件下坚持生产的		
“白衣药工”	任敬红	(202)
星工颂	张丽娟	(210)
这里流淌着生命之泉	张晓光	(213)
永远的辉煌		
——献给厂庆四十年	孙庆奎	(215)
粉针车间之歌	张震	(218)
心曲	王唯艳	(221)
迷人的药厂	张军	(222)
晨曲	戴丽新	(224)
园口工的一天	孙晶	(226)
夜班工人赞	张立军	(228)
我爱我的岗位	王丽文	(230)
无声的歌		
——赞蛇毒分离班	苏显英	(232)
自豪吧，“六合”生产线工人	李冬菊	(234)
小小的三角瓶	刘颖	(236)
拔节	刘丽丽	(238)
赞包衣工	关雪琴	(240)
铝塑包装机的心声	李顺太	(242)

赞美你，图书馆	王 鑫	(247)
星星的诉说	钱洪啸	(250)
附 录		
大事记 (1949—1988)		(253)
人物表		(273)
沈阳第一制药厂十年改革成就		(288)
后 记		(301)

让“星工”闪烁出更耀眼的光芒

(代序)

吴挺宝

四十年前的金秋，沈阳第一制药厂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礼炮声中诞生了！于是，她的历史便融入了共和国的历史，成为共和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星工”就是这朵浪花的名字。

“星工”象征着什么？她象征着生命的希望，象征着人类的幸福，是“一药”职工用自己劳动的双手为人类擎起的希望之星、幸福之星，于是，“星工”为世人瞩目。

今天，“星工”不仅成为沈阳第一制药厂的同义词，而且还成为药品的同义词。在祖国的千家万户，在医院、在药店，无所不见“星工牌”药品；在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国家和香港地区也留下了“星工”的足迹，“星工”赢得了越来越多用户的信赖和赞赏。

忆往昔，岁月峥嵘。组成沈阳第一制药厂的三支主力——“黎宁”、“光华”、“片剂”都诞生在建国前，各自历经了接收、疏散、独立之后，才逐渐汇集到一起来。在建厂初期，职工只有几十人，占地面积仅有几百平方米，固定资产不过几万元，设备落后，生产全靠笨重的手工操作，只能生产一些酊水、油膏、散剂以及几个简单品种的针、片剂。如今，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工厂占

地面积已扩展到8.6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3542万元，拥有各种制药设备1200余台，共有职工230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10%，电子计算机已开始运用到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实现了生产机械化和半自动化，成为能生产水针剂、粉针剂、片剂、滴丸剂、输液、胶囊、生化制剂、中药制剂和抗生素原料药的综合性制药厂。工业总产值由一九四九年的137万元增加到一九八八年的10222万元，实现利润由一九四九年的一万元增加到一九八八年的1700万元，建厂以来共创产值110629万元，实现利润25717万元，上缴利税28671万元。被列为国家医药行业的重点大型骨干企业。“星工”也名声大振。

建厂四十年来，沈阳第一制药厂先后向国内外市场推出413种产品。一九五四年，移植青霉素片成功；一九五八年，又开始生产青霉素针剂，填补了东北地区空白。一九五九年，首创国内新药——抗菌止痢片，畅销全国，并打入国际市场。一九六四年，与沈阳药学院合作，研制成功双氢链霉素针剂，填补了国内空白。一九七二年，首家生产复方新诺明片，广博众誉。一九八三年，研制六合氨基酸注射液成功，疗效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荣获国家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同年，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合作，研制成功低取代——羟丙基纤维素，荣获国家医药管理局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六合氨基酸注射液、阿斯匹林精氨酸注射液、新速效感冒片、脑复康片获一九八三年国家经委优秀新产品“飞龙杯”奖。一九八五年，与中国医科大学合作，首创注射用江浙蝮蛇抗栓酶，

为血栓病患者带来了福音，饮誉海内外。近年来，有十六种产品在省、市和国家质量评比中获奖，其中，复方新诺明片获国家银牌。这些产品遍及全国各地及至海外，在用户中久享盛名，“星工”也为之粲然。

在改革振兴的年代里，沈阳第一制药厂的全体职工发扬了“团结奋斗、严细求实、奉公守法、开拓进取”的“一药精神”，坚持“内包外联搞开发”的治厂方针，锐意改革，勇于探索，使产值、利润连续三年大幅度增长，工厂被评为沈阳市优秀企业、辽宁省文明单位、省、市和全国医药行业先进单位、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谱写了改革年代的新篇章，为“星工”增添了新的光辉。

然而，这仅仅是振兴“一药”的序曲，更伟大更光荣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七五”总体技术改造后，沈阳第一制药厂要实现生产自动化、检测和科研手段现代化、经营管理科学化、厂区环境公园化，全面达到“GMP”标准，为祖国的医药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走过了光荣历程，我们还要创造更辉煌的业绩。让“星工”闪烁出更耀眼的光芒吧！

丁开麟，工商业企管局经济协调科科长，十三年全厂总经济师，丰丁希望工程，副处级。原一厂派士农兵领队，丰丁希望工程，副处级。主政长，原未润，原文河永跟大药房副经理，襄大药房半壁残，兴高常非醉尔深大，深出井创基人梦得夏冬，荣光工理，全凭游，如宗族聊君工交游麻进虫品飞蛾健矣，景前秋美，原冀司令，飞蓬丁财神共，升工命革丁财黄浦，自出端，原冀工谈式，不早龄始佩丰王市五属示筹，暮采挥舞兹直一中承严，原冀共会宴。豔

接收“黎宁”

袁有庆

在欢庆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有幸作为政府代表参加了对私营黎宁化学制药厂的接收工作。从此，我便与药厂结下了不解之缘。追溯往事，一桩桩、一件件，象幅幅画卷展现在我的面前……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沈阳市人民政府决定接收私营黎宁化学制药厂，并更名为公营黎宁化学制药厂。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我作为市卫生局药政科的科员，随药政科长毛凤歧一同骑着自行车从市卫生局来到位于大西边门里的黎宁制药厂，受到了全体股东和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因为具体接交准备工作在这之前已经做完，这天只是对人、财、物做总的接收，所以很快就办完了接交手续。至此，私营黎宁化学制药厂成为市卫生局隶属下的公营黎宁化学制药厂，全厂三十七名职工同时转为国营企业职工，翻开了黎宁药厂发展史上新的一页。当晚，药厂准备了丰盛的酒宴，原来的大股东何文焕、张永良、孙逸生、张经涛、程复初等人都愉快出席，大家心情非常高兴，频频举杯欢庆药厂的进步和接交工作顺利完成，祝贺全厂职工光荣地参加了革命工作，并畅谈了药厂今后发展之美好前景，纷纷表示愿在市卫生局的领导下，为药厂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宴会在热烈的气氛中一直延续到深夜。

原私营黎宁药厂，是以私人集资入股方式，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兴办的，主要资产是一栋二层旧楼房，使用面积约为五百平方米，没有大型设备，只有罐、桶、泵等生产工具。楼下用作洗瓶、灌封和办公；楼上是化验、包装和单身宿舍；后院有蒸馏室、小仓库和食堂，当时只能生产巴苦能、静痛宁等几个小针品种和米古来宁、表非鸣粉剂，还生产林格儿输液。由于资金有限，因而生产发展遇到了困难。

沈阳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城市秩序，除了加强治安工作外，对各行各业都加强了管理。市卫生局接收了全市四所医院和八所区卫生院，对药品与医疗器械实行统一供应。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感到药品供不应求，主要原因是资金困难。为此，市政府同意开办药厂，以解决医院所需的药品。

黎宁药厂当时的负责人何文焕，是沈阳市药剂师协会理事长，有机会与卫生局业务部门接触，并了解到党的政策及药品生产供应情况。他与同事们综观时局、权衡利弊后，首先向药政科提出将黎宁药厂卖给市卫生局的建议。

我在药政科工作期间曾随毛科长到过黎宁药厂检查药品生产情况，给我留下较好印象。为了接收，又随毛科长对黎宁药厂作进一步调查了解，感到黎宁药厂无论在技术力量、厂房设备还是生产品种方面都有一定的实力。如买下黎宁，扩大药品生产，供应医院这个办法是可行的。于是向上级报告，经卫生局与黎宁药厂双方商定，将药厂作价三十亿元（东北币）卖给市政府。当时双方谈判比较顺利，厂方只是耽心职工工资处理问题，经请示有关部门决

定原工资不变，厂方领导和工人都比较满意。

卫生局接收后，由局长李鄂兼任厂长、毛凤歧、何文焕任副厂长。但由于李鄂、毛凤歧局内工作很多，无暇顾及药厂，实际领导工作由何文焕负责，厂内分工由张永良抓技术与生产、张经涛抓供应与后勤、孙逸生抓财务与设备。

黎宁药厂工会组织早在私营时就建立了，由胡熙明负责，他原则性很强，敢于维护正义。曾因林格儿输液的质量问题与私方领导发生过争执。当时药厂未建立党团组织，除毛凤歧之外，我是厂内唯一的党员，工会的同志认为我这个共产党派来的干部应当完全支持工会，见我经常与几个领导商讨问题，就对我提出质疑：“你怎么能倒向‘资本家’呢”？我回局后向科长作了反映，还在党小组会上把这件事提出来，求得大家帮助。领导和同志们对我依靠领导人搞好药品生产给予肯定，同时又指出要我与工会保持密切联系，团结广大工人群众，维护国家和工人的利益。由于我在以后的行动中注意了这一点，因而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

药厂被接收后即着手扩大生产规模，原来的厂化验室只有简单的化验设备，设有专职化验员，药品需要化验就由张永良亲自检测。我来后不久，经卫生局领导批准将局化验员王芝广调来，正式成立化验室。山西、山东两省的青年农民也陆续投奔他们的老乡来厂就业，那时采用人员一般都由我谈话审查同意后办理入厂手续。田家禾、张汉宗、王连仲、李云增、王宝珠等二十多人都是那时进厂的工人。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厂接受了紧急生产DDT

等消毒药品的任务，在张永良的带领下，同志们到野外作业，他们不怕危险、不怕疲劳、争分夺秒，劳动热情十分高涨。当时，我同工人一起参加了生产劳动，亲眼看到了他们变成国营职工后的喜悦心情和制药工人所显示的崇高责任感，使我更加热爱这个厂。翌年，黎宁药厂搬迁到桂林街，改名为沈阳市人民制药厂，我担任质检股长，从此开始了对质检机构与质检队伍的系统建设。

从一九五一年七月入厂到一九八八年底离体，我在近三十八年的经历中，亲身体验到：“一药”的成长、壮大，离不开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一药”发生的可喜变化，是“一药”人艰苦奋斗的光辉写照。愿“一药”人永远铭记这段不平凡的历史。

创建“光华”

卢盛春

这不是梦了。四十年前，当我在梦中看到新建的 1000 M^2 厂房时，我兴奋得无法入睡；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举目寻觅；那逝去的岁月，又重新浮现在眼前……

一九四九年秋，我与王勤朴、焦绪久，王翠清、黄淑琴、石桂珍、还有两名日籍药技师冈田、清井，在安东（现丹东）光华职工医院创建了制药部，在不到 300 M^2 的二层楼里，我们生产的药品有针剂葡萄糖、溴化钙，酊水有阿片酊、樟脑酊，粉剂糖化素表飞鸣等。我们生产的药品除供院部外，还向全市各医院销售。

制药部成立后，我是院制药部负责人，并任调剂员，我和同志们怀着对制药事业真诚的爱和对人类执着的爱，一头扎进了工作里。为保证药品生产顺利进行，我们努力钻研制药技术，特别在生药提取技术上，取得了一定成就，经过反复分析、试验、攻关，使从阿片膏中提取吗啡的含量，由4—5%，提高到7—8%。生产提取吗啡时，白天累了一天，晚上还要看着。连日的疲劳，我们的身体一天天瘦下来，饿了吃块凉干粮，长时间的吃不好、休息不好，有时胃疼得直冒汗。疲劳、疼痛，没有冷却我们对制药事业的热情。后来，我因为改进调剂滤过装置，提高效率3倍，被辽宁省工业厅授予“功臣”、“模范”各一次。

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飞机狂轰乱炸，鸭绿江水咆哮了。一阵阵飞弹过后，硝烟把人们的视线遮住了，丹东人民开始了无休止的防空演习。那时条条道路上都往返奔忙着支援战争的人群：汽车在公路上飞驰，火车呼啸着驰往前方。根据上级指示，制药部随辽宁省工业厅疏散到辽阳。我们把行李捆好，立即出发，大批的疏散，交通很紧张，行李只能用马车运走，我们人到了辽阳后，行李还没有到，过了好几天，几经周折，行李才回到我们身边。

到了辽阳，生产条件更差，供我们制药的地方，不到 100M^2 ，经商洽，我们制药部与辽宁省工业厅研究室合并。我们又招了郑金芬、李慧秀、卢元善、宁德伦、杨植胜等5名工人。郑金芬当时仅十六岁，我们让她回家，她不走，只是哭，经追问，没有回家的路费，无奈，我与肖声只好把她留在这里。在生产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运输费用很高，条件简陋，难于施展，生产处于被动局面，我们一面坚持制药，一面酝酿迁沈建厂。

这期间，我们得知辽宁省工业厅在沈阳有一个仓库。于是，我和肖声在协理员于斌的帮助下，到工业厅向领导汇报了药品生产情况，谈了我们目前生产的被动局面以及我们的愿望。听了我们的汇报和想法，厅长朱川很支持我们，介绍我和肖声到沈阳工业厅驻沈办事处找李、田二位主任，联系向沈阳迁厂一事。经过我们多次努力，最后经工业厅批准，1951年8月制药部迁到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1号（工业厅驻沈办事处仓库）改名为辽宁省营光华制药厂。

二十几岁的我，在光华制药厂的牌子下驻足的时候，我的视线模糊了，党和国家满足了我们的心愿，我能献身药海的雄心壮志实现了，那是多么遥远的梦啊……

还是在孩童时代，每每玩要于医院附近，时常被里面的哭声打断，一次我好奇地顺着哭声走去，只见一个男子手里握着一盒药，扑在母亲的身上失声痛哭：“妈妈呀，药拿来了，你怎么不醒醒啊！”那哭声，那药强烈地渗入我的心底。“我长大了一定要做药，我要脚步匆匆地赶在死神前头，把他们抢留在人间。”那一夜，我做了一个梦。

四七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药厂，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学起来自然格外勤奋，我潜心工作，愿把一腔的热血，酿制成对制药事业爱的醇酒。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厂解散了，我带着遗憾离开了药厂。

今天，我不再遗憾了，我抚摸着光华制药厂的牌子，开始了未来的构想，开始了漫长的药海生涯……

药香在夜空里飘逸、弥漫，工厂在发展中壮大、完善。迁沈时，我们只有职工18人，占地面积 4207M^2 ，固定资产66400元（东北币）。当时，办事处的仓库，有两栋二层楼，平房 500M^2 ，有防空洞，附近有个养牛场，我们经协商，得到养牛主的同意后，把养牛场也接收过来了，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始了厂房新建、安装设备、招收工人、开发新产品等工作。我和同志们一道夜以继日地工作。

有一天，我正在计划股工作，烧锅炉的老师傅从前楼跑来了，气喘嘘嘘地告诉我：“锅炉要爆炸了！”我急忙随他跑到锅炉房，到那一看锅炉要烧干了，我把炉门打开，让其温度降低，排除了险情，一场虚惊过去了。那位老师